

医疗与帝国

Medicine and
Empi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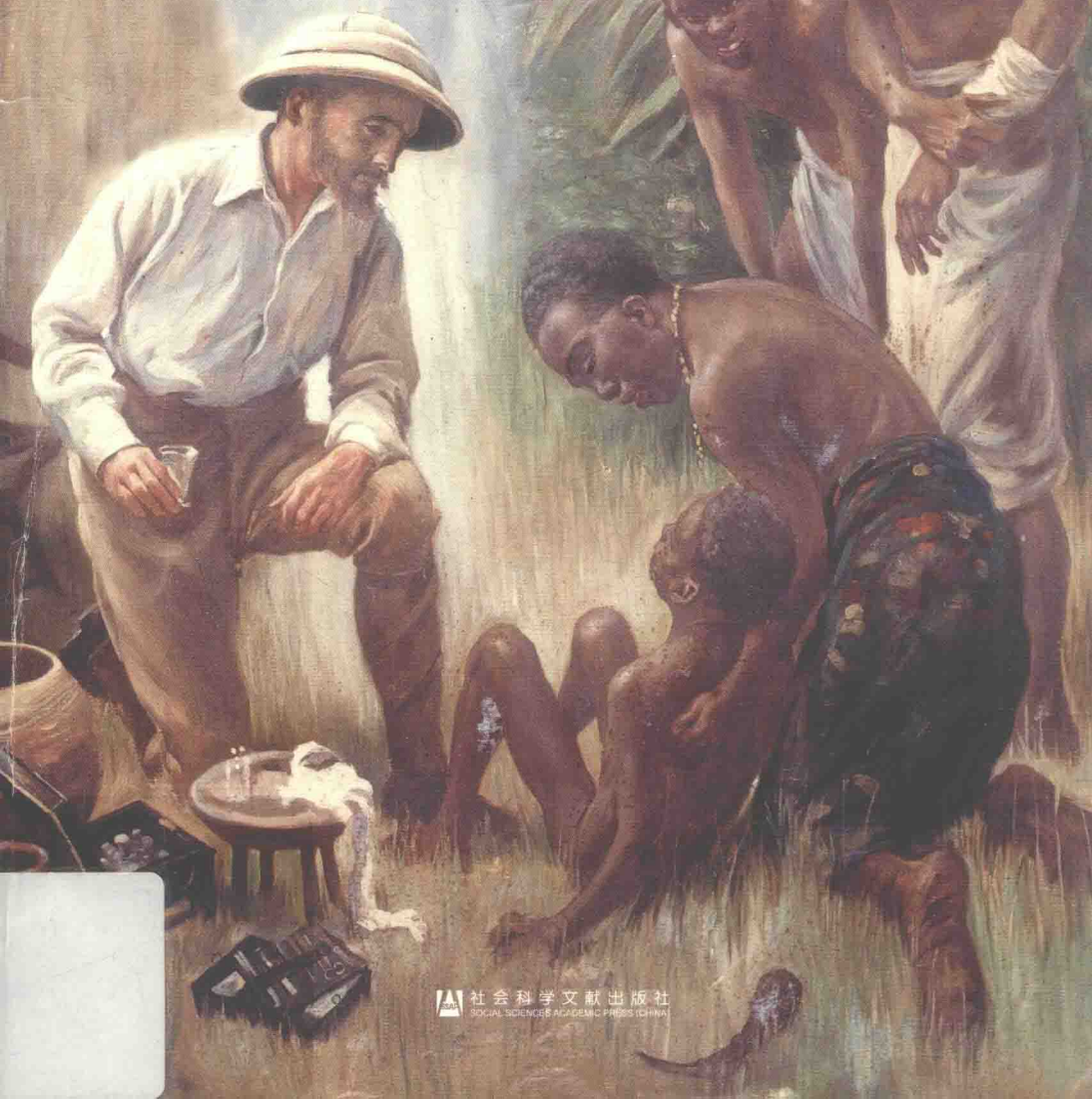
1600-1960

[英]

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 著
Pratik Chakrabarti

李尚仁 译

从全球史
看现代医学的
诞生



医疗与帝国

从全球史
看现代医学的
诞生

Medicine and
Empire

1600-1960

启微

[英]

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 著
Pratik Chakrabarti

李尚仁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医疗与帝国：从全球史看现代医学的诞生 / (英)

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 (Pratik Chakrabarti) 著；李

尚仁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8

书名原文：Medicine and Empire: 1600 - 1960

ISBN 978 - 7 - 5201 - 5146 - 7

I. ①医… II. ①普… ②李… III. ①医学史 - 世界
- 1600 - 1960 IV. ①R - 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36951 号

医疗与帝国

——从全球史看现代医学的诞生

著 者 / [英] 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 (Pratik Chakrabarti)

译 者 / 李尚仁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李期耀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 (010) 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11.625 字 数：269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5146 - 7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9 - 2695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简体中文版自序

很高兴拙著能够出版简体中文版，非常感谢李尚仁研究员的翻译，让更多研究者和非专业读者能够接触到这本书。这篇自序让我有机会从更广阔的角度反思本书及医学与帝国主义这个主题，尤其可以分析中国医学史上的帝国元素。

尽管中国有着强大的本土医学传统，且未像亚洲其他地区和非洲那样成为殖民地，中国的医学经验还是受到了欧洲殖民主义的影响。我将从四个独特的片段，探索帝国医学影响中国的一些方式。

第一个片段发生在贸易时代（1600 ~ 1800）。在欧洲对外殖民之前，通过丝绸、茶叶等商品的贸易，中国与欧洲建立了悠久的联系。与西欧诸强更直接的接触始于 17 世纪，欧洲商人来中国购买茶叶、丝绸和瓷器。首先是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然后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利用当时的主要贸易网络从印度和东南亚来到中国。为了从中国获得贸易品，英国人在整个 19 世纪将印度种植的鸦片贩运到中国。这不仅引发了鸦片战争及其后的一系列侵略战争，而且还导致鸦片上瘾成为中国的主要健康问题。除了茶叶这些商品，欧洲商人还对中国的草药很有兴

趣。被称为“中国根”(China root)的土茯苓对欧洲医疗至关重要,用它来治疗梅毒。18世纪的欧洲外科医生亦对中国的手术工具深感兴趣。因此,从贸易时代开始,中药材被整合进入欧洲医学。

第二个片段是现代欧洲医学介入中国,这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列强19世纪对中国的侵略,导致了欧洲医学的引进,如引入预防天花的詹纳疫苗(Jennerian vaccine)。中国有各种地方性的天花疫苗接种方法,被称为“人痘法”,即从患天花的病人身上提取出的痘,将其传给另一个人,希望能产生轻微但具有保护性的感染。詹纳疫苗不同,提取感染了天花的牛出的痘(牛在拉丁文中是“vacca”,所以此后这种方法被称为“vaccination”)给人接种疫苗。这种方法是由英格兰内科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在18世纪末发现的。疫苗接种这种现代技术在19世纪初由欧洲人引入殖民地。在上海、广州这样的中国主要城市,大规模疫苗接种也在19世纪引入,与此相伴的是欧洲“文明”观念的传播、更广泛卫生措施的引入和香港1857年的传染病立法。

第三个片段是19、20世纪西医在中国的持续存在。中国可以被视为热带医学的发源地之一,万巴德(Patrick Manson)这位“热带医学之父”1871年在厦门海关工作时有了关键发现。他当时还在教会医院兼职,观察到寄生虫丝虫病(引起被称为“象皮病”的寄生虫病)是由蚊子传播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因为科学上第一次确定某些疾病是由蚊子等媒介传播,这对疟疾的研究与预防以及一般的热带医学都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中国而言,这一发现导致了在国际和地方专家的帮助下,从20世纪初开始大规模实施疟疾根除运动。正如一

位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成了“1950年代世界热带医学的中心”。

第四也是最后一个片段是，改革开放后对中国医疗体系的整顿和振兴中医。本书在传统医学部分做了简略的介绍。“文革”期间，中国的传染病死亡率高，缺乏药品、医生和医院，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于是“赤脚医生”孕育而生，此举对中国和全球卫生事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赤脚医生接受了中医疗法和西医疗法的培训，使用抗生素和疫苗成功降低了流行疾病，如麻疹和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在农村的死亡率。中国在1960年代还消灭了天花。

赤脚医生还成为当时全球医疗的典范，尤其对于几个刚刚脱离了殖民统治的国家。赤脚医生成为20世纪全球卫生的基本原则，为大量人口提供了负担得起的初级医疗服务（PHC），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采用了这项制度。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是解决发展中国家医疗服务匮乏的成功范例，成为1978年该组织《阿拉木图宣言》关于“全民健康”的典范。^①

我提到这些片段，是为了表明中国历史上独特的一部分有着全球和帝国的联系。此外，传统的帝国历史书写，如热带医学其实中国贡献良多。因此，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中国医学史上的“全球”或“帝国”是什么？中国是当代世界重要的大国，这个问题在今天尤其重要。

把中国历史与帝国历史看作是部分重叠的圆或许是有用的。历史学家面临的挑战是讲述这些关于鸦片、病媒、热带医

① <http://www.who.int/bulletin/volumes/86/12/08-021208/en/>.

学、疫苗接种和赤脚医生的故事，以及本书讨论的其他几个片段，既是中国的历史，也是帝国的历史。这样做的同时，在两者中定位权力、剥削和边缘的历史也很重要。地方的历史帮助我们理解全球史和帝国史，反之亦然。

2019 年 7 月 14 日于曼彻斯特大学

(李期耀 译，李尚仁 审校)

序言与致谢

从事帝国主义、医学与科学的课程教学时，我经常碰到的挑战是要从长时段与广大地理范围来讨论这些主题，这样的挑战是该门学科所必须面对的。学生往往投入专门的研究论文与专著所呈现的特定领域，因而常会发现要掌握长时段历史轨迹有些困难。这不只是教学的问题，而是反映了帝国医学史的概念框架倾向于把焦点放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像是南美洲、非洲或印度；或是放在疟疾、霍乱、鼠疫及黄热病等流行病；或是热带医学这类的题目。尽管这些课题有大量优秀的研究专著和论文集，但它们并没有处理医学与帝国的历史当中，更为显著的广阔主题和时段。结果对于帝国主义与医学的探讨未能达到应有的全面。论文集如罗伊·麦克劳德（Roy MacLeod）与米尔顿·刘易斯（Milton Lewis）主编的《疾病、医学与帝国》（*Disease, Medicine, and Empire*, 1988），以及大卫·阿诺德（David Arnold）主编的《炎热气候与西方医学》（*Warm Climates and Western Medicine*, 1996），授课与研究参考都非常有用，且涵盖广阔的地理范围，但就主题和时间范围而言却非如此。尽管这两本书的主题很广，但涵盖的时段是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并且把重点放在“热带医学”，而针对这段时期与该主题已经有不少优秀的研究专著和论文了。

医学与帝国主义这个主题在教学与概念上的理解缺漏，是

本书试图处理的。本书有两个主要的目标。首先是要通过历史与分析，整理出医学与欧洲帝国主义从 17 世纪到 20 世纪中期的种种关联，并彰显这个领域的各种研究问题与知识传统。其次，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强调医学与帝国主义的历史本身就是个专门领域。我在书中试着指出横跨不同殖民脉络的共同观念、关切、辩论与知识框架。本书不是本质主义的著作，所叙述的医学与帝国的历史也是现代医学本身的历史。简而言之，本书将帮助我们以全球的尺度来认识医学史，并理解危害全球健康的深层问题。我并未试图涵盖这 350 年来各个帝国的脉络，因为这不可能以一本书的篇幅来处理。大部分的讨论都环绕着英国、西班牙与法国的殖民史，虽然对荷兰与葡萄牙的殖民主义也有一些分析。这本书大致涵盖了亚洲、美洲（包括西印度群岛）以及非洲。

通过这部历史，我也进行了一趟个人旅程，尽可能仔细而广泛地阅读（有些书和论文是我第一次读到）。这是个最为启蒙的经验。写这本书时我引用了自己的研究，也大量参考了他人的著作，特别是那些我不太专精的领域。从头到尾我都试着引用并反映关于这一主题重要著作的观点。如果这本书能够激励学生做进一步的阅读，并且激励学者进一步反思这些阐释起来清晰明确而且主题多样的叙事，那么我自认已经达成写这本书的任务。

一如往昔，娜蒂妮（Nandini）是我能够写出这本书的原因。大多数的章节都是向她深度请教之后写成的。我广泛撷取她教学与研究的经验。她无私地为这本书付出时间、心力，做出评论。莎拉·霍奇斯（Sarah Hodges）对本书导论的评论，有助我更贴切地探索并辨识出帝国主义与医学的互动。

我很感激我的同事贾科摩·马科拉（Giacomo Macola）让我成为他所谓的“隐藏的非洲研究者”。我也要感谢马克·哈里森（Mark Harrison）对本书第5章的仔细评论。麦克米伦出版公司（Palgrave Macmillan）人文书系的负责人詹娜·史蒂文森（Jenna Steventon）仔细阅读部分手稿，提出深具价值的建议。

惠我最多的是我在印度与英国教过的学生。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惊人的犀利评论以及时而对我露出的不解神情，造就了这本书。他们启发了我的教学和本书的写作。

目 录

序言与致谢 / i

导 论 / 1

1 贸易时代的医学 (1600 ~ 1800) / 37

2 植物、医学与帝国 / 63

3 医疗与殖民军队 / 93

4 殖民主义、气候与种族 / 116

5 帝国主义与疾病的全球化 / 139

6 印度殖民时期的西方医学 / 177

7 医学与殖民非洲 / 207

8 帝国主义与热带医学 / 233

9 细菌学与“文明开化使命” / 265

10 殖民主义与传统医学 / 291

结论：全球卫生的殖民遗绪 / 316

参考文献 / 325

译后记：改写西方医学史 / 352

导 论

要叙述现代医学的历史，就不能不谈帝国主义的历史。当欧洲帝国向全球扩张，欧洲医学也进行知识论与结构的根本改变。从 16 世纪开始，西欧一些小国开始建立全球帝国。哥伦布这位热那亚出身的航海家从西班牙出发，在 1492 年横跨大西洋抵达美洲。数年后，葡萄牙旅行者达·伽马在 1498 年通过绕过非洲好望角的新航路，抵达印度。这些通往美洲和亚洲的新航路，为西欧带来与大西洋和印度洋在商业与文化方面的新接触。从 17 世纪到 20 世纪，这些区域有一大部分成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当欧洲人探索并利用这些殖民地的自然资源时，欧洲医学也突破了古老的盖伦式医疗（指的是中世纪欧洲自公元 2 世纪名医盖伦传承之希腊医学传统），从殖民地获得金鸡纳、加拉藤（jalap，泻药）、烟草、吐根（ipecacuanha）等新材料，以及关于它们用途的医学洞见。在越洋的漫长航程以及在殖民前哨与战场的艰苦服务中，欧洲外科医生积累了重要的医学技巧与经验。欧洲在炎热气候中得到关于热带的热病（fever）、害虫与病媒的医学经验，让现代医学得以整合环境、气候与流行病学的因素，在随后带来所谓现代医学的“全面转向”（holistic turn）。欧洲与其他种族相遇，在现代医学思想中建立了种族与人类演化的观念。与此同时，现代医学通过降

低欧洲军队和移民的死亡率，推进了在美洲、亚洲和非洲的殖民。欧洲的医生、旅行者和传教士把他们的医药提供给遭到殖民的种族，欧洲人将这样的行为当成救命良方或是慈善与优越的表征。本书探讨帝国主义史与医学史的交会，认识欧洲帝国的兴起与现代医学的构成在知识上与物质上的关联。

除了探讨医学与帝国的历史，本书还有两个目标：帮助我们以全球尺度来理解医学的历史，提出今日危害全球健康的深层问题之历史脉络。本书将这段漫长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贸易时代（the Age of Commerce, 1600 ~ 1800）、帝国时代（the Age of Empire, 1800 ~ 1880）、新帝国主义时代（the Age of New Imperialism, 1880 ~ 1914）、新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独立时代（the Era of New Imperialism and Decolonization, 1920 ~ 1960）。每个时代在医学史与帝国主义史上都有其独特的定位，但也有延续和重叠。

欧洲帝国主义与现代医学

从16世纪起，欧洲人如何建立全球帝国？这些帝国通过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建立起来，以不同的阶段来分别探讨将会有所帮助。第一个阶段是贸易时代，在新航路开辟后，这段时期欧洲人（特别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开始在大西洋与印度洋建立航海帝国。西班牙人殖民所谓的新世界，葡萄牙人则在亚洲和非洲的部分区域侵占领土。这两国对治下的人口施加程度不一的政治控制与经济控制。荷兰、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从17世纪起加入海上的扩张，导致18世纪殖民战争频繁发生。商业与贸易是这段时期权力与繁荣的要素，历史学者常

形容这是现代史上第一个全球化的时代。^①

接下来是 19 世纪的帝国时代。这个时期的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和英国在亚洲和非洲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帝国。欧洲人这时治理着庞大的人口，设计了殖民行政部门、发展新农业政策、订定法律、创办大学，并且在殖民地建立医学观念与时间。这些是欧洲人统治的支柱。此时也是欧洲的工业化时期，殖民地逐渐成为欧洲产业原材料的提供者，导致殖民地与全球经济有更大的整合。这些经济变迁也导致帝国内部大量民众由于成为移民或契约劳工（indentured labourer）而迁徙。

19 世纪晚期出现了一股更加竞相扩大帝国领土的潮流，特别是在非洲，这段时期常被形容为新帝国主义时代。工业国家之间进行全球经济竞争以取得更多的资源和土地，追逐帝国的威望和领土以及传播欧洲文明的渴望，导致在 1880 年代“瓜分非洲”。欧洲殖民强权在世界各大洲扩张，这一帝国主义的高峰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医学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更为专科化，来为殖民的目标与利益服务，特别是热带医学的诞生。

一战之后引人注目之处，是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在这段时间展开追求独立的民族主义斗争。在二战之后，这样的反帝运动更加蓬勃，在非洲尤其如此。这个时期也称为殖民地独立时代。期间有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从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从事令人热血而困难的建国大业。就文化与民族主义而言，这段时间这些国家对自己的医疗有更大的肯定。

① C. A. Bayly, “‘Archaic’ and ‘Modern’ Globalization in the Eurasian and African Arena, 1750–1850,” in A. G. Hopkins, ed., *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London, 2002), pp. 47–73.

值得注意的是，帝国主义并不总是依循着清晰或是线性的模式，这点很重要。帝国史的不同时期有显著的重叠与平行。例如，“文明开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这个名词和 19 世纪晚期欧洲对非洲的殖民有关（这点我们将在本书第 7、8 章讨论），此时欧洲人相信他们是通过殖民非洲将现代文明与基督教引进该大陆。然而，这个名词也适用于西班牙在 16、17 世纪的美洲殖民。西班牙人宣称，要将基督教与文明带给他们视为野蛮人的美洲原住民，借由宗教使命正当化对美洲的殖民。^① 同样地，欧洲的大发现时代（European Age of Discovery）通常指的是 17、18 世纪。当时欧洲人到世界各地旅行，对亚洲、美洲、太平洋地区进行自然史的发现与调查（参见本书第 1、2 章）。就非洲大多数区域而言，19 世纪下半叶才是发现的时代，尤其是在大卫·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的赞比西探险（Zembezi Expedition）之后，欧洲的地理学家和自然学者开始搜集中非的动植物，然后送到欧洲的博物馆研究与展示。就本书所探讨的医学史而言，这些年代的重叠很重要，可以帮助我们注意并比较不同大陆、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了解其间的相关性与相似之处。

帝国主义的每个阶段几乎都明显地和医学史变迁的阶段相互对应。从 16 世纪开始，欧洲医学不只是欧洲帝国主义的重要成分，而且医学本身也和帝国主义的历史一起演变。本书第 1 章描述 17 世纪的贸易年代，欧洲的本草学（*materia medica*，指的是医疗所使用的各种物质及其制作方法）大为扩张与多

① Margaret Kohn, "Colonialism," Edward N. Zalta, ed.,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ummer 2012 Edition),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11/entries/colonialism/>.

样化。异国药物进口到欧洲市场，改变了欧洲的药典和医学理论。当欧洲人在 18 世纪到世界不同地方旅行并遭遇不同气候，欧洲的疾病理论也随之改变。医生重整传统医学理论来解释疾病，特别是他们在炎热气候所经历的各种“热病”。18 世纪的英国医生广泛讨论所谓的“腐热”（putrid fever）或“疫热”（pestilential fever），这些热病在漫长的航程中侵害欧洲水手和海军人员的健康。为了因应船只和殖民地营区过度拥挤的问题，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以及约翰·普林格尔（John Pringle）等欧洲医生发展出卫生理论。他们鼓吹采取卫生做法的必要性，包括海军与陆军之营区和船只的垃圾处理、保持清洁以及确保通风。清洁与卫生的观念在 19 世纪逐渐成为欧洲预防医学与国家政策的一部分（参见本书第 3、5 章）。19 世纪，霍乱从亚洲传到欧洲，造成数次严重疫情，导致了欧洲与美国最重要公共卫生措施的出台。

另外，以实验室为基础的医学在 19 世纪的帝国年代改变了欧洲的医学。欧洲的工业化与实验室的发展，对现代药品的生产很重要，也有助于现代制药产业的出现，在法国和德国尤其如此。本书第 2 章将分析殖民主义如何使得以植物为主的药物，转型为使用现代制药产品。从 1880 年代起，主要在法国和德国的实验室进行的研究发展出病菌学说（germ theory）。法国化学家与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通过对病毒的部分减毒（partial attenuation）制造疫苗。他在 1885 年试验出狂犬病疫苗，是这一领域著名的突破。法国的巴斯德研究所很快就散布到非洲与东南亚的法国殖民地，病菌学说与疫苗成为全球医疗与帝国医学的一部分。尤其是在 1890 年代的新帝国主义时期，殖民地的巴斯德研究所成为法兰西帝国

“文明开化使命”的一部分。这些新发展让欧洲医学在殖民地变得更加专断、自信。欧洲现代药物与疫苗的进口与推广，成为 19 世纪殖民医疗政策的重要部分。相较于过去，这段时期医疗的关键差异是殖民医学此时不只是专门医治欧洲的水手、士兵与移民，还涵盖当地居民。现代药品与疫苗不只对于保护热带地区欧洲人的健康极为重要，也在殖民地呈现为欧洲现代性与优越的象征。

在新帝国主义时代，病菌学说在热带地区崭露头角。这段时间欧洲人认为热带的气候环境是不健康的，这些区域充满了疾病。对热带气候的关切结合了病菌学说，在 19 世纪末带来热带医学这个新的医学传统。历史学者指出，热带医学鼓吹了 19 世纪晚期的“建设性帝国主义”（constructive imperialism）观念，尤其是在帝国迅速扩张时期的非洲，这种观念认为帝国主义终究会为受到殖民的民众与民族带来好处。

另外，在本书第 10 章可以看到，非西方国家和社会不是只以被动的方式接受现代医学所带来的各种变迁。亚洲与非洲的本土医生和医疗人员以创造性的方式因应现代医学，常用独特的方式加以界定和运用，同时也现代化其本土医学。这在 20 世纪民族主义意识与独立运动兴起时尤其明显。亚洲与非洲的当地医疗人员回应西方医学的支配，将自己的医学典籍化与标准化，挑选符合现代医学观念与要求的药物与做法，引进新的医疗物质与现代实验室技术，并且制作本土的药典“pharmacopeias”。因此，所谓“传统”或“另类”医疗的出现是和殖民主义的历史有关的。

20 世纪也是在卫生领域进行国际合作的时期。一战期间与之后的流行病，如西班牙流感，导致 1921 年设置国联卫生